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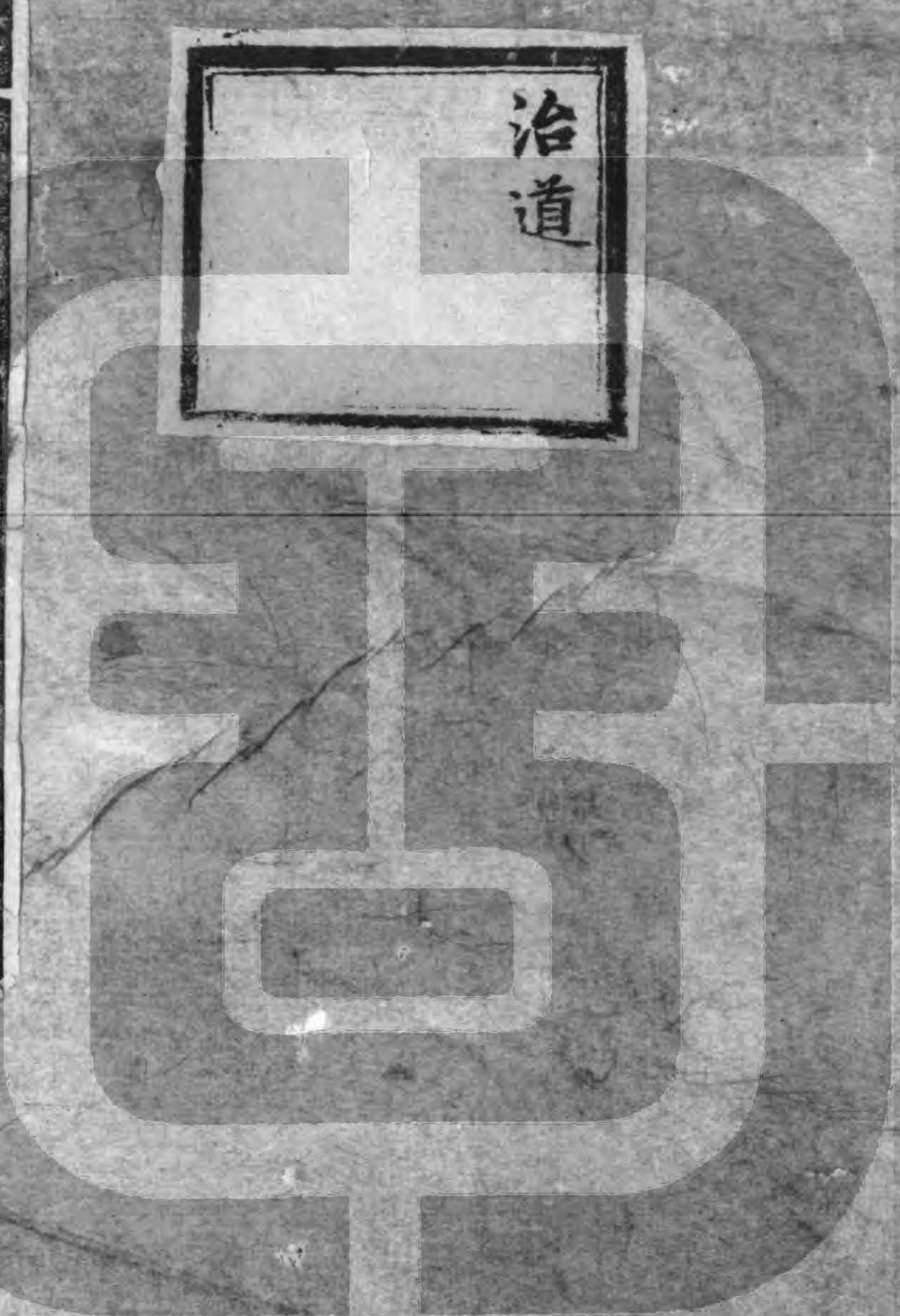
6244

12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十三
之二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三

治道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修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沮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

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齊桓公田至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其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姊妹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

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瘋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後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條。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難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之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古仁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錙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

濼。小。細。也。故。絃。也。諸。君。也。寬。和。而。攬。之。深。也。廣。也。以。此。時。醒。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醒。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由。良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駮亦呼車。御肘其駮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駮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罪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朝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亦及臣之身。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謂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藥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藥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仁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賢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

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庸庸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秦昭王時。客卿范雎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穰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辱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季允管趙因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季允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王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

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擲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殆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靈公問於史墨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履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墨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槍以行之。一聞不靈。死者數萬。以終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一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莫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雍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

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執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漢高帝時。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曰。古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遂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書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使也。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和。謂者。謂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謬。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鳴。黷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離宮者。皆謂於別

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

十步。後車羅綺。四馬駑馳。旌旗不撓也。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

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道也。隱於斷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

曠日十年。卞徹三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凍塗其外。被

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吞食諸侯。

并吞海內。而不薦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

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

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

也。地之饒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

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

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未。君之仁者。善養上。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

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觀重非特萬

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

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

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

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此方事類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謂養不下也。以老人好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備正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以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若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嗚呼。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鍾。音鍾。虡。音虡。石。音石。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誥。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累。音累。字。音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雖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纒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

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逆詐誘
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
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
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
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殺之。則士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憂。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
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貴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飲大。飲已。推塗
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升布。謂塗。無事其錫衰也。十五而三。臨其喪。未。飲不
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
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
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

思祖考。術追厥功。

術亦作術。

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

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訢訢與欣。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

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

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

事也。諸侯聞之。文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

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民。出

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不事。

一不事。免一事。口之。賦。二。美。賜天下男子壽。大臣皆至公卿。裁御府金

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中。憐其衣。藉書其

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

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兩宰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慙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文帝時。天下初定制。度疎闊。漢懷王太傅。雒陽賈誼。上疏陳政事。

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實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業。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垂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

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
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
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事今吳又見告矣。天子
春秋鼎盛。行蓋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
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
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
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刃必割。言術日中。曩
暴曬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過。王骨肉之屬而抗割

之。豈有異秦之季子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
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
代。令此六七公。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散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成室之教。
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廛得舍人。墟材之不逮。至
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息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
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
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護者。曰。跡。臣請試言
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辱。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壽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君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毅者。適啓其口。七已陷其胃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事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罷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蒙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埋。一朝解十二牛。增。屠牛者。而芒一。不頓者。頓。所排擊。刺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天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銖。

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卑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

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機之謀不生。紫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即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置遺腹。朝委裘。皆未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情。身慮亡聊。聊。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蹙。跋。古與字。足下白。蹙。今所呼脚掌是也。跋。古辰字。言足反辰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兒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意。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曾倒縣而已。但。又類。辟。且。病。痲。音。痲。痲。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壽。亦。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片。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醫。自。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或。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因。於。一。縣。之。衆。甚。為。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如牙路以作履也。繡者，
要。其上也。及。謂之車馬也。內之閑中。閑，讀如。是古天子后服所
以廟而不宴者也。則入廟則服之。宴，處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
薄紈之裏，練以偏諸。謂以偏諸者，練也。練，音美。美者，黼黻也。練者，
練是故天子之服。今庶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
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屋壁得為帝牀，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
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半練，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
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妻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
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
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母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
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
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耨，慮有德色。婦人與公併僂，言不
於也。恩。母取箕箒，立而諍語。諍，音。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僂。言不
之。乃。其。男。併。婦。姑。不。相。說。則。石。屑。而。相。稽。也。相。其。意。子。耆。利。
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卦，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
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曰
信。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廷
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
 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
 剽寢戶之簾。剽音剽。剽音剽。剽音剽。奪兩廟之器。奪音奪。奪音奪。奪音奪。白晝大都
 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
 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光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
 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
 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
 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
 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廢
 取。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
 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乘亂。六親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九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嗚呼。今四維猶未備
 也。故姦人幾事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
 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
 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
 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
 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
 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嘉義。師道之
 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公。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請故禮也。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傳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地。不能不長。言也。故擇其所習。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追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

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進善言者。旌於下。誹謗之木。誹惡事者。書之木。敢諫之鼓。敢諫者。擊於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趨中肆夏。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直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其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

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二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高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

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則笞馮棄布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天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本由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不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襲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頓亡耻。莫諾亡節。莫諾。謂無志分也。音無。諾音后。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拯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數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盥盥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之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嗚呼。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死。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生可忘身。國可忘家。公可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時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太子家令晁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勅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善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七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

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入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善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莞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所覽。刻于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過以臣錯充職

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茅臣止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章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

由怨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而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庇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無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徒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
暴者通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
使主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
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
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
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威。萬萬於五
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
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
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
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興。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
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隣國亂者。帝王
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五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蓄怨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
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
快怒心。法令煩惜。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
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
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
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
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
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
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蟻。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羣
人亡幣。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不賓禮
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
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

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每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君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威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

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四

治道

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廣川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繫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歿。鐘鼓篔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操持。或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

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甘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藎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神鬼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

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曰子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遐邇至而立有其效者也。禮記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通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歿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通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誠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未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魯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忘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

屬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惠昔先王之德。與滯補獎。明文
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
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矣
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有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
復我復我。唯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
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
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
陰陽不調。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由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之所命。或人之所求。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

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參。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
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鑄。唯冶者
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
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
殺。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以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上。
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助。亦不能獨成歲。
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
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至矣。然而天地未應而

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去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顛與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淫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

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且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而共貫，與何勞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采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重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氣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庶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錄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

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詔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爰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

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質。質潤養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壽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

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義。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詭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謂舉賢良文士是也。諸書也。是以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洽。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言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

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高。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任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慮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志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

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止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夫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探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言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止一人之
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
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
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
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且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
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
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繁然有文以相接
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
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以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
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

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
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
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
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與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
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
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非明察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
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明謹故桀紂
暴謾護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

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

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羨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乎。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葷，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辜紅讀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下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

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其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矣。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之士。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言凶之

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大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志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留川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

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殺於上官。

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遠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和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

也。及其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弘又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汲黯為主爵都尉時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

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憂身。柰辱朝廷何。

臨菑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始之至者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旗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文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誇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秦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秦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

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七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駁擊。介冑生蟻。蠱民無所告訴。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優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豪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子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

郎降羌。楚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糜穀。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擘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

帝以卜式為郎。式不願。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韋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

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維氏令。試之。維氏便之。

宣帝時。丞相魏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言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

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言不生。五穀熟。絲麻遂。中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刑卒。積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晁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王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辭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脩。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葑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玄極。質樸日銷。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今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誣於婦。逆陰陽

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鶩。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絮。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

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奢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城者。輒行其誅。亡但

免官。則多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貴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辨辨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中音竹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求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伎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祭。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出口錢自此始。又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然嘉其質直之意。

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而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

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體。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

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初即位。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天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謹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咎焉。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

云。民之失德。乾維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教。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惟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廢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尚質。周因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教。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東漢光武時。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

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之子也。孫叔敖。楚神教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怨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奔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雖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減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章帝時。第五倫性峭直。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樞曰。堯大率晏。晏。兩雅曰。晏晏。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吏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救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之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馬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

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除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崔寔以郡舉。除為郎。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敎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厥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楬。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

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敎。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羌。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音。盤庚懲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關。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持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孟子之所

以據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豈足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蟻，蕭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申，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熊經鳥申此道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

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敕，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韃，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答，輕撻。自是之後，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膏，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

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獻帝時。政移曹氏。祕書監侍中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監五篇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勢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

無荒業。財不實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平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感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樂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嗚呼。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

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爾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高王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陽從陰。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書。舉之

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四

